



奢  
華  
之  
色

宋元明金銀器研究

揚之水 著

扬之水 著

# 奢华之色

——宋元明金银器研究

卷三 宋元明金银器皿



中华书局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奢华之色：宋元明金银器研究．第三卷，宋元明金银器皿 /  
扬之水著．—北京：中华书局，2011．1  
ISBN 978-7-101-07531-1

I. ①奢… II. ①扬… III. ①金银器 (考古) — 研究 — 中国 — 宋代  
②金银器 (考古) — 研究 — 中国 — 元代 ③金银器 (考古) — 研究 — 中国  
— 明代 IV. K876.434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0) 第 148353 号

---

书 名 奢华之色——宋元明金银器研究  
第三卷 宋元明金银器皿  
著 者 扬之水  
责任编辑 王 楠  
装帧设计 丰 雷  
出版发行 中华书局  
(北京市丰台区太平桥西里 38 号 100073)  
[http : // www . zhbc . com . cn](http://www.zhbc.com.cn)  
E-mail : zhbc@zhbc.com.cn  
印 刷 北京图文天地制版印刷有限公司  
版 次 2011 年 1 月北京第 1 版  
2011 年 1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 
规 格 开本 /787×1092 毫米 1/16  
印张 17 字数 150 千字  
印 数 1-4000 册  
国际书号 ISBN 978-7-101-07531-1  
定 价 96.00 元

## 序

尚 刚

唐代，特别在盛唐，中国的金银艺术曾经辉煌。那时，金银食器、酒器的使用有严格的等级限定，持有人无多，产品数量有限，器物常深具皇家和贵族的气派。在本书主要讨论的宋元时代，等级禁限已经弛缓，执行又不严格，因此，金银器皿数量陡增，广布民间，世俗气息因之愈益浓郁，并且其造型、装饰常被陶瓷器、漆木器摹仿，成了时代器皿制作的核心。

宋元金银器皿虽然重要如此，但其研究却长期萎靡。如今，情况终于改变，扬之水正是促成这个改变的关键人物。近年，她把主要精力倾注于此，刊布了众多令人耳目一新的论著，您手中的书就是她近年心血的结晶。扬之水能够卓然成家，原因自有种种，其中，占据突出地位的是其工作精神和研究方法，这些在书中都有集中体现。

有个现象，学人都不陌生：若干专家总热衷依据片段史料，发些若非谬误，便属肤浅的议论。扬之水截然相反，她特重资料的完备、讨论的绵密。多少年来，不仅四下寻觅图书，以竭力占有形象资料；还东奔西走，观摩公私收

藏，以真切认知实物；更日日黎明即起，对灯苦读，在浩瀚的史籍中，开掘出大批遭忽略的文献。她能一再订正旧说，不断提供新知，依仗的就是丰富的史料。而她搜求的执著与勤勉，同道都在赞叹。论努力、讲资质，她的研究若不获取盛誉，真无天理。

扬之水坚称自己在做名物学。对于名物研究，史料不外实物和文献两类。实物至关重要，这尽人皆知。而文献的意义，起码还有人不甚了了，乃至甚不了了。扬之水的工作迥异流俗，重要原因就包含了对文献的深切理解，并使之贯穿研究。

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，原本就有基础的海外汉学也日渐发达。然而，有心人总在见证同样的事实：文化的隔膜、语言的障碍，令外国人的汉学研究时见隔靴搔痒的缺憾。中国人治中国学不同，没有文化的隔膜、较少理解古代文献的障碍，因而，最有直指核心的可能。如今，不少治旧学者也爱搬弄种种新出的方法论。不过，方法论都是欧美的发明，一旦丢弃了深切理解古代文献的优势，成绩就一定和先天亲近方法论的外国学者无法比较。现今，爱讲“中国特色”，充分利用文献史料，正是中国人研究中国古代问题的最大优势与特色，轻慢文献史料，无异将学术话语权拱手让人。

时间悬隔，今见实物当年的地位如何，现在难以明了；年代湮远，今见的实物绝非古代全部，不能说明更多的历史现象。因此，文献既是解说实物的唯一原始依据，又是补充实物欠缺的唯一知识来源。中国拥有无数的文字记载，一旦进入了文献较多的时代，卓有成绩的研究一定包含着实物和文献的双重内容，文献的作用永远不可替代。倘若

轻忽对文献的全面占有，令研究干瘪成对现存实物的讨论，其结论难免如烟似云，考古新发现总令它们随风飘逝。

无奈的是，历史毕竟越去越远，不论实物，还是文献，今存者远非古代的全部。不仅都有大量的遗缺，还无法逐一对照。然而，有实物而无文献，不应苛责文献的疏漏，有文献而无实物，也不该指斥文献的虚妄。因此，全面占有尽可能原始的史料，以实物和文献相互对照、相互补充、相互解说、相互阐发，对于建设最大限度近真的知识体系，一定是不二法门。

多少年来，总有专家以讽刺古人、讥笑文献为乐，指责古人记载的欠全面、不准确，俨然成了夸耀博学的妙招。古人绝不完美，而以偏概全、主观色彩浓郁的毛病今人也难幸免。退一步说，假如古人的记录已经完美、已经齐备，今日的史家凭什么支薪领饷。历史文献出现失误本无足奇，由于学术的积累，由于当代还能调动古人无法梦见的科学手段，今日的认识不高出古代的文本反该羞愧。

扬之水对文献有深切的理解和精妙的运用。凭着顽强的寻觅、朴实的学风、细密的梳理，她令文献和实物互证互补，融合无间，以丰富的文献解说实物当年的名称、功用与文化意义，力求从名物切入，复原古代生活，尽力还其本真。这使其研究是立体的、鲜活的、充满新意的、深具中国特色的、富有个人魅力的。

至少在今天，若想了解宋元金银器皿，您手中的书最该细读。由于在宋元器皿制作中，金银制品占据核心地位，故而，书中的考订对深入了解宋元陶瓷器、漆木器也有重要价值，比如马盂、比如劝盏、比如屈卮、比如梅梢月。而扬之水的工作精神和研究方法的典范意义，更超出了她

挚爱的名物研究。

在我的朋友里，最勤奋的就是扬之水。她以其坚毅、聪敏和细腻，笔耕不辍，一再给学界带来欣喜。学界的评议已经表明，期待着扬之水贡献更多、更大欣喜的，肯定不止我一人。

二〇一〇年初春

# 目 录

序（尚刚） / 1

第一章 宋元金银器皿 / 1

小引 / 1

第一节 台盏与盘盏 / 6

第二节 散盏 / 38

第三节 酒船与槎杯 / 62

第四节 屈卮 / 71

第五节 酒注和玉壶春瓶 / 84

第六节 马盂和马杓 / 93

第七节 果盘及其他 / 103

第八节 装饰与制作工艺 / 118



余论 / 122

第二章 明代金银器皿 / 125

第一节 小引 / 125

第二节 举例 / 130

附论

晚唐金银酒器的名称与样式 / 171

罚觥与劝盏 / 199

荷叶杯与碧筒劝 / 225

辽代金银器中的汉风 / 233

索引 / 259

后记 / 263

## 第一章 宋元金银器皿

### 小引

金银器皿包括的种类可以很多，但大的类别不外两种，即饮器与生活用器，其中又以饮器居首。饮器之要，为酒器和茶器，而不论类型与样式，其丰富均以酒器为最。

魏晋南北朝以前，酒器为铜器、漆器、陶瓷器，金银酒器并不多见。出现于魏晋南北朝时代的金银酒器，也很少是本土制作，而以舶来品为主。如山西大同城南北魏遗址窖藏出土的几件银鎏金杯<sup>1</sup>〔插图一：1、2〕，如宁夏固原南郊北周李贤夫妇墓出土的银鎏金胡瓶<sup>2</sup>〔插图二〕，等等。

金银酒器制作的发达，是在唐代，不过多出自官方。它的使用者，或则皇室贵胄，或则权要显宦，也主要集中在上流社会。酒器的造型与纹样，初期颇被西风，后则与本土观念相结合，以吸收、融汇的方式逐渐完成风格的转变。

至于宋元，金银酒器、主要是银酒器的使用方普及到市民社会，都市繁华街巷的酒楼歌馆于是各类银酒器齐备，《梦粱录》卷一六“酒肆”一节称“杭都如康、沈、

1 《シルクロード・仏教美術伝来の道》，图八八、图九〇，奈良国立博物馆一九八八年。

2 宁夏回族自治区固原博物馆等《原州古墓集成》，图七五，文物出版社一九九九年。



插图一：1 银鎏金杯 大同城南出土



插图一：2 银鎏金杯 大同城南出土



插图二 银鎏金胡瓶 宁夏固原北周李贤夫妇墓

3《夷坚志补》卷七《丰乐楼》一则，描写银酒器在酒楼中的使用及打造之工费，更为生动具体，——临安市民沈一，酒拍户也。居官巷，自开酒庐，又扑买钱塘门外丰乐楼库，日往监沽，逼暮则还家。淳熙初，当春夏之交，来饮者多，一日，不克归，就宿于库。是夜，有贵公子五人挟姬妾十数辈至楼纵饮，宴罢偿酒直，郑重致谢。沈窥其衣饰举止，知为五通神，因拱手前拜求赐富贵。客笑而颌首，遂呼卒负一布囊来以授沈。沈“摸索其中，皆银酒器也，虑持入城，或为人诘问，不暇解囊，悉槌击蹴踏，使不闻声”。平明归家，向其妻连声夸语之曰：“速寻等秤来，我获横财矣！”妻惊曰：“昨夜闻柜中奇响，起视无所见，心方疑之，必此也。”启钥往视，则空空然。盖逐日两处所用，皆聚此中。神以其贪痴，故侮之耳。沈唤匠再团打，费工直数十千。

4《东京梦华录》卷八。

施厨等酒楼店，及荐桥丰禾坊王家酒店、阊门外郑厨分茶酒肆，俱用全桌银器皿沽卖，更有碗头店一二处，亦有银台碗沽卖”<sup>3</sup>。甚至夏月里“巷陌杂卖”之冷饮，也“悉用银器”<sup>4</sup>。财力不逮者，则不妨以租赁一途而竞鲜华<sup>5</sup>。日本入宋僧人成寻在《参天台五台山记》中记述见闻，于银器的使用更是描绘具体。如卷一云船至杭州，见“店家廿町许，所置物以金银造”。又卷四，“从梵才三藏房有请，即行向，点茶。果廿种，以银器备之”；“文惠大师来请，即相共向房。以银器盛珍果八种并美菜五种，飧羹五度，茶银五杯（杯），银小器也”；卷七：斋间，“点茶两度，银花盘，并置银口茶器；茶壶，银也”<sup>6</sup>。末一则所谓“银口茶器”，当即瓷器或漆器而口沿加银钬者。可见时风侵染至出家人亦以银器相尚。朝鲜新安海底发现一艘从中国港口驶出的沉船，出水银器中也有不少银酒器，如银盏、银盘、银长瓶等<sup>7</sup>〔插图三：1、2、3〕。其数量多者，当为用于行销的商品；数量少者，或即自用之器。沉船年代的下限被推定为元末<sup>8</sup>。这一批银酒器的造型、纹样和类型也正是元代最为常见的。



插图三：1 银菊瓣纹盏 出自新安海底沉船



插图三：2a 银鸾鸟花卉纹盘 出自新安海底沉船



插图三：2b 银鸾鸟花卉纹盘 出自新安海底沉船



插图三：3 银长瓶 出自新安海底沉船

5 周密《武林旧事》卷六“歌馆”条曰，“近世目击者，惟唐安安最号富盛，凡酒器、沙锣、冰盆、火箱、妆合之类，悉以金银为之”；“下此虽力不逮者，亦竞鲜华，盖自酒器、首饰、被卧、衣服之属，各有赁者。故凡佳客之至，则供具为之一新”；“赁物”条曰，“凡吉凶之事，自有所谓‘茶酒厨子’专任饮食请客宴席之事。凡合用之物，一切赁至，不劳余力。虽广席盛设，亦可咄嗟办也”。

6 成寻《参天台五台山记》（白化文等校点），花山文艺出版社二〇〇八年。

7 《新安沉船里的金属工艺》，图一〇二至一一一，文化财厅，国立海洋遗物展示馆特别展，二〇〇七年（문화재청 국립해양유물전시관 [편]，《신안선속의 금속공예》，문화재청 국립해양유물전시관，2007）。

8 李德金等《朝鲜新安海底沉船中的中国瓷器》，页252，《考古学报》一九七九年第二期。

所谓“酒器”，其中包括了酒具与食具，换句话说，便是酒筵上的各种用具，而齐齐整整的一套酒器，置办起来并不容易。欧阳修《归田录》卷一记载鲁宗道的一则轶事，曰：仁宗在东宫，鲁肃简公（宗道）为谕德，其居在宋门外，俗谓之浴堂巷，有酒肆在其侧，号仁和，酒有名于京师，公往往易服微行，饮于其中。一日，真宗急召公，将有所问，使者及门而公不在，移时乃自仁和肆中饮归。中使遽先入白，乃与公曰：“上若怪公来迟，当托何事以对？幸先见教，冀不异同。”公曰：“但以实告。”中使曰：“然则当得罪。”公曰：“饮酒人之常情，欺君臣子之大罪也。”中使嗟叹而去。真宗果问，使者具如公对。真宗问曰：“何故私入酒家？”公谢曰：“臣家贫无器皿，酒肆百物具备，宾至如归，适有乡里亲客自远来，遂与之饮。然臣既易服，市人亦无识臣者。”此则纪事以后又被收入《宋史》卷二八六《鲁宗道传》。这里所谓“贫无器皿”之器皿，又“百物具备”之百物，惟金银酒器可以当之。

关于宋元酒器，在南宋人编纂的一部日用小百科《碎金》中列有各种名称，见该书《家生篇》第二十三“酒器”一项，其品目如下：樽、榼，榼（原小字注：垒子）、果合、泛供，劝盞、劝盘、台盞、散盞，注子、偏提，孟、杓，酒经、急需、酒罍、马孟，屈卮、觥、觥、大白。与它有着继承关系的修订本两种，亦即分别成书于洪武和永乐年间的《碎金》，其《家生篇》同样列有“酒器”，即：樽、榼，榼子、果合、泛供，劝盃、劝盞、劝盘、台盞、散盞，注子、偏提、孟、杓，酒经、急需、酒罍、马孟，屈卮、觥、觥、大白。明初的两种《碎金》与南宋本比较，除顺序稍有变化之外，惟多出“劝盃”一种。那么以后出之《碎金》为依据，正好可

以来讨论宋元时代金银酒器的名称与样式。

## 第一节 台盏与盘盏

### 1 “陈官人宅用”金花银台盏七副（图 1-1）

浙江义乌柳青乡游览亭村宋代窖藏<sup>9</sup>

“台盏”，原是酒盏与酒台子的合称，它是酒器中的一种固定组合。酒台子便是承托酒盏之盘，不过盘心凸起如一倒扣的小盏以为承台，因此得名。宋人称水仙花为“金盏银台”，便是由此类酒器而来。元人散曲曰“云子酒香浮玉台”；“翠袖殷勤捧玉台”<sup>10</sup>，所谓“玉台”，也是指台盏，其例可以举出故宫所藏一副宋玛瑙台盏<sup>11</sup>（图 1-1：9）。

义乌七副台盏的酒盏与酒台子均为葵口，口沿各鑿缠枝卷草，纹饰鎏金。承盘高 5.5 厘米；盏高 3.8 厘米，口径 11.6 厘米，圈足外侧铭曰“陈官人宅用”。

9 吴高彬《义乌文物精粹》，图一五六至一五七，文物出版社二〇〇三年。

10 孙周卿〔双调〕《蟾宫曲·寿友人七月七日》；无名氏〔正宫〕《端正好·豪放不羁》，隋树森《全元散曲》，页 1064；页 1788，中华书局一九六四年。

11 杨伯达《中国玉器全集·5》，图版一一〇，河北美术出版社一九九三年。按图版说明称作“玛瑙带托葵花式盏”。



图 1-1：1 金花银台盏一副 浙江义乌柳青乡游览亭村窖藏



图 1-1:9 玛瑙台盏  
一副 故宫藏

酒盏盏心各鑿一幅人物图，七幅图案凡七人。第一人，披衣坦腹，背倚酒坛，旁边一具酒樽，樽中横一柄酒勺。其侧有平底花口果盘一，盘中鹅梨两枚。画面一角用树石点景（图 1-1:2）。第二人倚瓮吹箫。瓮中有勺，瓮下有木架为托。果盘式样与前件同，惟旁置酒注，注子旁边一只酒盏。画面上方一只飞鹤，旁侧几朵流云（图 1-1:3）。第三人赤膊坦腹，斜倚于长颈瓜棱式酒瓮之侧，手中酒盏倒扣，旁有酒樽和勺。画面上方点缀树石（图 1-1:4）。第四人双手拄地，单衫半褪，倚酒瓮而坐，酒瓮上有荷叶盖，肩部饰璎珞纹。前方一只八卦纹酒盏，一具酒樽，樽中有勺（图 1-1:5）。第五人手臂搭扶于酒瓮之肩而醉眠，酒盏倾翻在一侧（图 1-1:6）。第六人科头赤膊坦腹，前凭栅足几，后倚一个大酒瓮，酒瓮肩部装饰一周覆莲纹，酒樽与盏俱翻倒（图 1-1:7）。第七人背倚酒瓮，凭几席坐，几旁一个长颈耸肩瓶，里边插着一大捧荷花（图 1-1:8）。





图 1-1: 2a 盏心图案一



图 1-1: 2b 盏心图案一摹本



图 1-1: 3a 盏心图案二



图 1-1: 3b 盏心图案二摹本



图 1-1: 4a 盏心图案三



图 1-1: 4b 盏心图案三摹本